

■艺 谭

2014年12月9日,资华筠先生在与病魔抗争10年后与世长辞了。想起仅仅还在一个月前的11月5日,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颁奖典礼在苏州举行,荣获“著作类”特等奖的资先生还在同期举办的当代中国文艺论坛上发言,大力倡导文艺批评的“三真”精神。她说:“对评论对象要有真切真实的感受,这是第一个‘真’。第二个‘真’是对你所得到的感受要有真切生动的表达,使读者和受众跟你有一种共鸣。第三个‘真’是在前两个‘真’的基础上,追求揭示规律性的探索,这样才能使评论有公信力和前瞻性”。

爱之深、虑之远讨伐“舞八股”

我有时会静下心来想想资先生“讲真话”的特点,我以为这个特点一是敏捷,二是犀利,三是通透,四是友善。先生曾写过一篇《舞坛不寂寞——95舞坛纵横谈》(载《舞艺·舞理》,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厚重舞评。虽是评说1995年的舞事,但至今仍有着极强的现实指向性。文中有一节专论《编导“大腕儿”的兴起及讨伐“舞八股”》,指出“‘腕儿’级编导有许多施展机会,除个人有甘于寂寞、积蓄力量的明智之举和少数略见创新之外,大都‘高产’而不‘优质’,一些作品有明显的‘快餐’、‘速冻’味道。看似机灵的‘鬼点子’,却有雕虫小技之感。如果说‘腕儿’级编导有点‘老本儿’(生活与艺术的积累)和‘熟能生巧’的技法,应付着眼前任务的话;那些盲目的追随者们,却以更蹩脚的方式争相‘复制’他们的‘快餐’配方,于是频频出现于荧屏和舞台的‘舞八股’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为此,资先生在文中罗列了“舞八股”的“罪状”:一是模式化图解主旋律,二是华丽的包装与舞蹈本体的萎缩,三是假招子代

替真功夫,四是“通用粮票”加“风格性装饰”,五是任意杂交的不伦不类,六是形体变形加扭捏作态,七是形体裸露度的无限扩大,八是堆砌技巧的杂技化倾向。之后,资先生指出:“‘舞八股’纵有诸多表征,总体症状却是造情、矫饰、偷巧和品位低俗,病源则是长期缺乏营养的‘代偿’性劳作所致。疗救的前提是正视病体,不讳疾忌医。今日作撇文讨伐,实乃爱之深而虑之远矣”。资先生的“讲真话”就是这样融透着“斗士风采”和“仁者情怀”。

呼唤“探索规律、追求独创”

隔了若干年,资先生再次撰文指陈舞蹈创作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篇厚重而深邃的舞论题为《探索规律,追求独创——关于近期舞剧、舞蹈诗创作的思考》(载《舞思》,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出版)。资先生指陈的四个问题是:一、“命题”作舞与为舞造情;二、“造势”与滥用包装;三、追求“观赏性”的误区;四、借鉴与套用的混淆。关于第一个问题,资先生也指出:“‘命题’未必非得‘造情’不可”,但强调“症结往往出在创作准备(生活与艺术积累)不足,命题未能激发起艺术家真实的创作冲动,缺乏命题与创作思维的契合点,力不从心地仓促上马……出现了闭门策划,迷信外援(大腕儿),突击强攻和华丽包装等构成的‘无孕分娩’式的创作模式,忽略的恰恰都是艺术的生命之源”。关于第二个问题,资先生指出:“值得注意的倾向是‘舞(情)不够,景来凑’,且舞台美术的设计都趋向于大制作、超豪华。有时,作品的内容愈苍白,主体创造愈贫乏,舞台美术愈奢华……也有些基础不错的作品,由于‘包装’的品位不高而帮了倒忙。各个剧组间的盲目攀比,互相套用,更助长了艺术的雷同化”。关于第三个问题,资先生认为“首先是脱离具体内容和人物形象的塑造,片面追求所谓的

‘观赏性舞段’。如随意设置‘选美’、‘宴庆’场面,借题发挥地堆砌些花里胡哨的‘表演’,游离于主题,干扰了主线,弱化了主体。再就是审美品位的媚俗化——不顾时代背景、作品基调、人物身份,每每都离不开干冰、烟雾,外加彩灯频闪,似乎只有‘美女’如云、媚态百出、袒胸露腹外加机关系景才具有‘观赏性’,更有甚者以怪诞、刺激取胜吸引观众‘眼球’”。关于第四个问题,资先生指出:“舞剧创作中的套用现象时有发生,且见怪不怪、愈演愈烈,以致形成了某种趋势。照搬他人之举已无所顾忌,连略微改头换面都懒得去做了……此类问题对于大多数编导来说,主观上并非出于‘抄袭’的动机,而是认识——观念上的模糊和创作上的惰性导致求异思维的萎缩”。真是指陈得“鞭辟入里”,剖析得“入木三分”。

创作繁荣中忧思“大晚会综合症”

正是基于对舞蹈的“爱之深而虑之远”,资先生又一次发表深邃而厚重的舞论《繁荣中的忧思——舞蹈创作现状的思考》(载《舞思》)。这个“忧思”是什么呢?资先生指出是“‘大晚会综合症’应引起注意”。“大晚会”指的是“综艺性标题性大晚会”。“它们大都是围绕某一主题的‘拼接型’制作,比原创性艺术作品的孕育、创作要快捷得多;但比起往日‘唱中心、演中心’的那种‘活报剧’,又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关于“大晚会综合症”的主要表现,资先生指出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作替代创作。指的是“大晚会”大都是任务篇,急就章,其中大量作品是重复性、拼接型制作,在长期运作中形成了一套“熟能生巧”的制作流程。二是“艺术激素”代替创作激情。指的是生活孕育和艺术积累的先天不足,只得借助于夸张无度的煽情、造势来充填。三是假招子替代真功夫。指的是“总导演”基本是“不掌勺”只“拼桌”,甚至采取“打飞的”指导;通用性技巧的堆

砌和豪华包装滥用,看似“花哨”,却无真货。四是套用、抄袭替代适度鉴赏。五是媚俗化的感官刺激替代观赏性。六是舞蹈本体的萎缩。指的是歌星云集形成“主动脉”,舞蹈成为速效制作流程中无法摆脱的蹩脚陪衬,劣质的“歌伴舞”不仅侵害了舞蹈艺术的独立品格,对歌曲的呈现也未必添色。

形成遏制“浮躁病”的“生态作用络”

既然“忧思”的是“综合症”,资先生提出的“疗救”主张是“优化舞业生态”。她深刻地指出:“经济投入、政令推行、权威评判以及审美消费的培育、引导,是对优化社会文化环境具有重要作用的生态因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着并共同作用于‘舞业’、‘舞风’之发展——形成‘生态作用络’。经济投入的力度是强化政令的基础,而经济投入的指向则取决于政策取向……如果我们能适度调整检验‘文化政绩’的标准及相关政策,不那么强调以‘获奖率’论英雄,而是向各级文化主管要‘累积性’、‘后延性’成果——把目光投向更具长远意义的专业队伍的素质培养、文化消费审美导向,有更大的耐心孕育精品自然分娩。如果在经济上投入上强化科学论证,有效遏制‘形象工程’盲目上马;如果‘官员’(领导)、“权威”(批评家)之间能建立起坦诚相见、探讨真知的正常关系,克服现时存在的相互‘号脉’、‘依附’、‘驾驭’的不健康因素;如果对文化消费、文化市场的培育具有更长远自觉意识,对名目繁多的畸形‘暴发’——不正之风有所治理,对赞助文化事业的企业的审美品位予以积极有效的引导——将会形成遏制‘浮躁病’的‘生态作用络’。”资先生的这篇文章发表至今已10年有余了。我在引述先生的“良苦用心”时始终不忍停顿,因为她所说的“生态作用络”,她所希冀的三个“如果”能够实现,舞蹈无疑会有更优质、更美好的繁荣。

■新作点评

绘写工人众生相

——观话剧《食堂》 □刘平



自听说北京人艺要排演话剧《食堂》,就一直期盼着。因为话剧舞台上描写工人的戏少,而写得好的更少。从这个角度讲,《食堂》的演出很有现实意义。该剧是一部接地气的戏,描写普通工人的精神状态和情感变化,并通过众多的普通工人的生活反映改革开放30年来的时代变迁。该剧的时代特色与浓郁的生活气息,时不时地会引起人们诸多的回忆与情感怀念,即使走出剧场仍然令人们生出种种思索,回看自己的来时路,检视自己情感的发展历程。

《食堂》(编剧苑彬,导演顾威)的故事发生在某轧钢厂的一个大食堂,特殊的环境为工人的成长提供了坚实的土壤。该剧以时间发展的线索分别描写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期和2010年间轧钢厂国营食堂的发展与历史变迁,重点描写了以永久、娟子和五子为代表的工人们,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时期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他们在时代发展的风雨中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情感发展、变化的历程,展现了他们每个人不同的精神状态和人生追求。如永久的坚守、娟子的执著、五子的多变等等。永久自懂事起就遵从父亲“别读书,当厨子”的遗嘱,在轧钢厂的食堂一干就是大半辈子。从锐意进取、满腔激情的小伙子,到鬓发微白、额角微秃的中年人。多年养成了随遇而安、不为利争、不为名累,尽管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日新月异,他的生活与事业也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但他仍然不急不恼,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自己的路,兢兢业业地干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他认定了一个道理,“民以食为天”,“千事万事,吃饭大事”。当然,他也有“找不着北”的时候,比方说,堂堂的国营食堂,怎么就被靠欺骗手段经营大排档的冯志勇吞并改成了外国餐厅了呢?他一直没想明白。用他自己的话说:“做了一辈子饭,还就吃饭这事,我最不明白。”而娟子呢?尽管生活和爱情都不顺利,但她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自己疗好伤疤又开始新的路程。她没有多高的文化,但心里对生活却有着一种祈盼,她相信靠自己的双手准能找到一条道儿。她拒绝跟恋人五子去深圳“挣大钱”,安分地

在食堂工作。也许有人会认为,她跟永久一样,是最不时髦的、落伍的一代,但她的“不活泛”也给自己的生活减少了“曲折”与“坎坷”。在这个戏里,最多变的还是五子。他最初是待业,什么赚钱就干什么,倒卖过手表,倒腾过服装。改革大潮一来,他就跑到深圳闯荡,钱挣得多了,心里也长了草。终因找不到生活的目标,以吸毒来填补精神上的空虚,结果落得人财两空。五子的成长经历与永久和娟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颇令人深思。此外,剧中还塑造了一些小人物,如郭传声、老李、苏文同、刘树林、张北文等,其中和尚的戏写得最好,几句话写出了这个人物的性格。而有的人戏虽不多,但作为时代发展过程中的一分子,他们在时代变化中的苦闷、彷徨与奋进、追求,他们的生活与情感变化同样留下了时代的印记。编剧想以“食堂”为平台,展现一个时代小人物的众生相,以他们酸甜苦辣的生活折射出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些正是观众看重这个戏并受到感动的地方。

在舞台二度创作中,导演以“努力说些老百姓的平常话”,“努力真诚地致敬工人阶级”的创作激情,精心刻画每一个小人物的形象,表达他们的复杂心态与精神追求,有赞颂,有批判,更有同情与鼓励。舞美设计的逼真效果使每个看戏的人都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那开幕时的方式有着先声夺人的气势,不仅吸引着观众很快进入戏中,同时也开启了诸多同辈人的怀念之门。当然,就剧本创作而言,编剧在处理题材方面还可以再做些减法。现在的剧本想告诉人们的东西太多,由于缺少选择或是难以取舍,平均使用力量,倒使一些重要的东西流于一般。剧中描写了众多人物,也分散了描绘主要人物的笔墨,或者说应该突出的还突出的不够,以致有些重要的场面和主要人物给观众留下的印象还不够深刻,远远没有满足观众的期待。如果对题材进行一番选择,处理好人物与事件的详略关系,该突出的事件和人物给予浓墨重彩,而一般的人物则一笔带过,也许效果会更好。

专家研讨儿童剧《小飞侠彼得·潘》

由中国儿艺打造的儿童剧《小飞侠彼得·潘》今年首演后,得到了专家和观众们的一致好评。在日前举行的《小飞侠彼得·潘》专家研讨会上,与会者称赞该剧非常符合儿童剧的创作特质,认为其不仅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而且在形式上有大胆的突破,堪称是近几年儿童剧创作中具有标志性、高品质的舞台作品。

世界经典童话《小飞侠彼得·潘》发表于1904年,是英国小说家及剧作家詹姆斯·巴里最为著名的剧作,故事主要讲述了永远不会长大的彼得·潘与永远不想长大的小女孩温迪在“梦幻岛”上和小伙伴们一起

收获友谊并与海盗船长虎克斗智斗勇的奇幻故事。该作一经发表便引起轰动,同年,它被搬上戏剧舞台,又于次年了好莱坞演出,“彼得·潘”的人物形象更成为当时英国乃至欧美国家孩子们心中完美的偶像。儿童剧《小飞侠彼得·潘》是中国儿艺继《十二个月》《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皮皮袜子》《卖火柴的小女孩》之后的又一童话主题的戏剧作品,由廖向红执导。与会专家认为,该剧正确地引导了少年儿童的成长,让观众懂得了善良、坚强、团结、宽容、帮助他人等品格的可贵,这都是人在成长中所必须面对的课题。而着眼于中

国儿童的健康成长,正是此次创作最主要的成功经验。

儿童剧是成年人创作的,但创作必须有童心、童趣,必须找到儿童的思维、儿童的视角和儿童的语言。与会者表示,该剧导演用一颗童心把孩子们那种无拘无束地飞向天空的幻想表达得极致美好。舞台如此规模的运用纱幕投影、多媒体制作、视频效果,在一个场景中五个演员同时使用威亚所形成的飞翔幻觉,是中国儿艺的第一次,它体现了我们的艺术创造是与时俱进的,重现了当代少年儿童的审美需求。(徐健)

宽和茶园将举办周年纪念演出

中国第一家相声连锁剧场宽和茶园将在4月4日周年之际推出专场演出,汇聚侯耀华、李金斗、李伯祥、方清平、李增瑞、孟凡贵等一众相声名家。宽和茶园负责人李宽介绍,他将与师傅李金斗合作传统相声《黄鹤楼》,这段相声是李金斗的师爷王长友先生版本,多年后首次上演,可谓原汁原味。付强和李增瑞的搭档也是老少乐搭档的京城一景,嘻哈顽皮的付强与老练沉稳的李增瑞可谓相得益彰。天津相声大师李伯祥将与孟凡贵合作,并将自己的拿手绝活贯口呈

现给京城观众。冷面笑星方清平也将以其独特的表演方式逗乐观众。

李宽作为“80后”曲艺人,从去年4月开办了宽和相声茶园,如今已经团结了一批有创作能力的年轻人。李宽认为“北京的相声有点失去了味道,失去了底蕴,要使相声发扬光大,的确很难,难在缺少文化内涵,缺少演员和观众共同的文化底蕴。真正的好相声雅中带俗俗中带雅,既有文化又有品位,只有揣摩人物内心,领悟艺术真谛,弘扬正能量,才能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夏竹竹)

由中国画学会与中国美术馆共同主办的“中国画学会”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这是中国画学会成立4年来的一次学术汇报。中国画学会是一个具有全国性、学术性、专业性、公益性、开放性的学术团体,自成立以来,团结和吸收了大陆与港澳台地区具有代表性的著名画家与理论家400多人理事,成为具有较高学术实力的中国画社团。此次展出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近240幅作品,其中许多作品都是画家们不同时期的精品力作,整体上代表了当前中国画创作与创新的学术现状。

画展以“老、中、青”三代画家构成参展团队。老画家虽功成名就,但仍然坚持不懈地努力探求中国画的创新之道。中青年画家是画坛的主力军,他们肩负着历史的责任和老画家们的期望,成为中国画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传递手,此次画展风格样式变化最多的就集中表现在这些画家家中。



苗寨笙歌 刘大为作

在这些作品中,有的偏重传统笔墨,希望从传统绘画内部破解中国画发展难题;有的则在中国画色彩语汇表现上有所突破,让色彩表达充实进中国画笔墨表现中;有的则以消解与重构的方式把新的视觉经验引入中国画中;有的将创作视野锁定在西方绘画基因上,使中国画既不同于西方绘画,又在表现方式上和中国传统绘画拉开距离。这些不同方面的探究,正凸显出了参展画家们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简文)

首部抗战解密话剧《谍杀》太原开排

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指挥的八路军,以太行山为根据地,发动“百团大战”,击毙“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对侵华日军给予了沉重的打击。为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下令制定了“C号作战计划”,先后数次以不同形式,伺机对彭德怀进行暗杀。日前,以这段历史为背景,由太原市话剧团出品的中国首部抗战题材解密话剧《谍杀》在太原开排。

今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该剧制作方、太原市话剧团团长韩林表示,《谍杀》通过对人性、爱情的诠释,把间谍、战争与史实相融合,一方面形象地展示出八路军情报人员真实、惊险的工作状态,纪念那些在抗日战争中奋战的八路军将士,另一方面也希望步入剧场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在观看全剧后了解真实历史,对于当年惨烈的抗战历史有一个更为直观的认识和反思。该剧改编自军旅作家沉石的同名小说《谍杀》,他同时也是编剧之一。为了创作这部作品,沉石花费5年时间在武乡王家峪八路军总部旧址、左权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等地采风,进行实地考察与资料收集,将许多淡出大众视野的往事重新以解密的形式记录下来。对沉石来说,该剧“不仅是历史的解密,也是话剧创作上的一次挑战”。

谈及该剧的特点,导演王延松表示,《谍杀》带有很强的纪实性和解密性,是话剧舞台很少见的题材。他希望该剧的演出能唤起更多人的民族记忆,尤其是抗战历史,“这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回忆,我们戏剧人有责任将其真实地表现出来。”王延松表示,为了更好地完成该剧的二度创作,《谍杀》剧组专程赴太行山区采风,沿着原著者沉石曾详细勘察的路线,在八路军根据地旧址附近做了详实的考证,并最终确立了全剧厚重不失风情、壮烈不失豪迈的表现风格。据悉,该剧将于4月24日与观众见面,并于6月进京演出。(徐健)